

CCTV

电视经济节目丛书
中央电视台经济部编

98.4

经济半小时

中央电视台经济部编

30 MINUTES ECONOMIC UPDATE

中国经济出版社

- 怎样写大连的大
- 莫把保险变负担
- 用明日钱买今日房
- 旧车市场驶向何方

CCTV

电视经济节目丛书
中央电视台经济部编



国防大学 2 064 8057 4

98.4

经济半小时

中央电视台经济部编

30 MINUTES ECONOMIC UPDATE

中国经济出版社



- 怎样写大连的大
- 莫把保险变负担
- 用明日钱买今日房
- 旧车市场驶向何方

CCTV ECONOMIC UPDAT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半小时(98·4)/中央电视台经济部编. -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8.7(电视经济节目丛书)
ISBN 7-5017-4315-0

I. 经… II. 中… III. 经济-电视新闻-中国 IV. 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8227 号

本书编委 赵 赫 任学安 张 欣 崔国旗 李德来 丁怀东
高先民 李 强 张勇忠

责任编辑 张勇忠

封面设计 谋 田

版式设计 仓 石

出 版 中国经济出版社北京百万庄北街 3 号(邮编 100037)

销 售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1998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9

字 数 28 万字

印 数 1—5000

定 价 22.00 元

目 录

怎样写大连的“大”——大连改革纪事(二) / 1

生产能力过剩,大连纺织集团在收缩。

资本运营有成效,大连冰山集团要扩张。

中直企业、地方企业不能老死不往来,怎样写大连的“大”?

酒店大战金陵城 / 9

一座座富丽堂皇的饭店,几家在苦苦支撑;

挖空心思的手段,明争暗斗的市场;

南京星级宾馆,度日艰难。

莫把保险变负担(上) / 16

农村养老保险难在哪里?



农村养老保险如何变成农民负担？
养老保险起风波，莫把保险变负担。

莫把保险变负担(下) / 26

在烟台，村民催着村里交保险，同样的工作为何会有不同的境遇？

一靠宣传二靠管理，农村养老保险深深扎根农民心里！农保究竟是不是负担？



“3·15”特别行动—梁平危房 苗条的代价 / 36

如此房屋，如此质量，新房竟然变危房，请看“3·15”记者明查暗访揭开层层内幕。

苗条和健康，减肥的代价究竟有多大？

龙生九子今如何(上) / 45

阿里斯顿九兄弟同根数载谁喜谁忧？

市场风云变幻，九兄弟今非昔比，原因何在？

龙生九子今如何(下) / 54

成功者的背后，是怎样一番酸甜苦辣？

龙生九子子不同，个中滋味自有评说。

谁给我们土地 / 62

扬中人花钱买土节耕地。

大兴人治沙挖田，使土地生出了财富。

谁给我们土地，只有我们自己。

田野中走出“农百万” / 72

背负黄土农民何以成百万富翁？

势单力孤个体农民如何致富？

农产品局部过剩，怎样走出丰产不丰收怪圈？

何日无愧漓江水 / 81

“百里画廊”的漓江经过 20 多年治理，带来怎样的变化？今天的漓江又面临着哪些困惑？

寻找突破口 / 90

’98 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东道主陕西匠心独运。

山雨欲来风满楼，决策者用心良苦。

是疑虑还是困惑，是振奋还是消沉，变革以来诸多反响。且看陕西如何寻找经济发展突破口。



“3·15”特别行动 / 99

神秘的罗布泊被精明的旅行社看好，没想到特色旅游却引出一场特别的官司。

买假索赔，却遭商场非理，两瓶假冒五粮液将商家推到了被告席。

收费界限不清，交通局手拿文件强行收费，公交车被迫中断，营运部门收费之争，苦南阳百姓。

“太空”“明空”之争 武汉商界起硝烟 / 109

定货会上，不速之客突然出现原是竞争对手。

冤家路窄，一张对比表算不算违规？

武汉商界硝烟渐起，竞争之下有人愁。

适应市场适应竞争，八仙过海显神通。

环保志愿者在行动 / 118

面对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北京的市民们纷纷

行动起来,向身边的垃圾公害宣战。

1997年垃圾战役的策划者、组织者又是谁呢?

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长久以来令人揪心不已,
志愿者们为此付出了不少的努力。

产业链三思 / 128

作为乳品产业链生产车间的第一,农户养牛的积极性哪里去了?

什么样的企业才算是龙头企业?

在一条产业链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

亦喜亦忧说化肥 / 137

浪费、损失、污染,盲目施肥令人心忧。

生产、销售、使用,相互分割难以协调。

土肥服务一条龙,利益共享是机制。

尴尬的农药 / 146

农民打药既杀虫子又伤人。农药企业外患未除
生内忧,经营单位服务不好怎赚钱?



甘蔗·黄姜·蒜苔的故事 / 157

甘蔗不种种什么,厦门蔗农陷入困境。

瓜地里吃不着瓜,湖北药厂为收购黄姜犯难。

农民致富,企业发展,农业产业化道路该怎走?

“3·15”特别行动 / 166

琳琅货架,多少过期商品,北京特别暗访。

顺藤摸瓜,跟踪追击,直捣盗版书印刷厂。

虚假办学才被查处,又立门户,衡阳虚假办学,
屡查不绝。

走近“0”点 追求卓越 / 176

零缺陷零起点,“北开厂”追求质量,面对挑战。
今天的质量,明天的市场,女质检坦言敢犯上。

用明日钱买今日房 / 185

住房拥挤倍受困扰。收入有限如何安居。

有法可依 无法禁假 / 194

商标对于企业意味着什么?

商标侵权谋取了什么?

假冒行为又算什么?

假冒打假打出了什么?



价格竞争的背后 / 204

VCD 视盘降价竞争,争出了什么?

降价不是唯一争夺市场的手段,企业怎样冲出价格围城?

房改 从实物到货币 / 213

货币分配是否意味着只是增加住房补贴?

货币分配方案如何与原有房改政策相衔接?

实行货币分配是否会增加政府的财政困难?

旧车市场驶向何方 / 222

旧车交易为何令消费者望车止步?

管理者脱离经营,一锤子买卖令人担忧。

经销商要求介入市场,成都经营者敢说承诺。

“3·15”特别行动—禁令急下 传销踪绝 / 231

传销八年风雨，一纸禁令急叫停。
事业发财狂热，原是一场游戏一场梦。
骗字当头，情理与法理全然不理。
看传销公司如何收场，传销大军何处去？
禁令五天之后“3·15”记者再度出击。

水是资源应有价 / 240

低水价给水利工程带来了什么？
水价提高后百姓能否接受？
水荒过后百姓如何用水？
水价要想提高关键是什么？

水改 重在体制 / 251

自来水不纯净这是为什么？
水费久拖不结这又是为什么？
水价改革究竟还要改些什么？



证明邯钢 / 260

学邯钢学什么？舞钢人一语道破。
邯钢经验精髓是什么，八钢人心领神会。

异地退货 言行不一 “鼠”相大白 / 269

商品异地退货，百家商场联合郑重承诺。
说起来头头是道，做起来却大打折扣。
请看记者四城市暗访体验实录。
啤酒里冒出死老鼠，消费者理直气壮索赔。
“慕名”老鼠从何而来，厂家疑虑重重，力求水落石出。究竟谁是谁非，“鼠”相最终如何大白？



怎样写大连的“大”——大连改革纪事(二)

生产能力过剩,大连纺织集团在收缩。

资本运营有成效,大连冰山集团要扩张。

中直企业、地方企业不能老死不往来,怎样写大连的“大”?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大连的改革者大刀阔斧,把众多国有中小企业推向市场,把一个个“问题企业”彻底解决,他们的追求在于:政府逐渐从微观领域退出,在宏观领域发挥对经济的指导、协调作用,抓住“关键的少数”,从整体上搞活国有企业。这“关键的少数”,就是大连的名牌与王牌企业。其实,就在两年前,为形成国有企业的“大哥

大”，大连市的大集团战略已经拉开了序幕。现在，就让我们回到那一刻——

时间：1995年11月24日，地点：大连市经委华日大酒店，大集团战略研讨会现场。

陈政高：实际上是正式宣布，大连市工业企业的大集团战略，开始正式全面实施，这一天在大连工业发展史上，应该是记上一笔的，我们以后的工业工作，包括我在内，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要放在十大集团发展上。我们的政策要向十大集团倾斜，资金也要向十大集团倾斜，把它作为大连市的掌上明珠、眼珠子来爱护、来培养、来发展。这就是我们今后的战略重点，这就是我们今后的工业布局。

就在这次会议上，大连市政府推出冰山、瓦轴、大显、盛道彩印、机床、纺织、金舟、化学、钢铁、连星等十大集团，提出在本世纪末这十个集团各自实现年销售额50亿元人民币的目标。

当时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十家集团如何在五年内，迅速构筑起大连经济的坚强脊梁，成为未来真正的企业“大哥大”，似乎很少有人想到与制冷、彩印、显像管等新技术行业反差很大的纺织行业，却组建起两大集团——大连纺织集团、金舟纺织集团。纺织业在大连经济的比重被提到如此之重，它的前景如何呢？

1997年11月，《经济半小时》记者再一次踏进大连。期待着今天的追寻，破解出当年的疑问。寻访选择了大连纺织集团。

这是一个拥有一万三千名职工、十多万纱锭生产线的集团，下面有大连纺织厂、大连麻纺厂、大连纺织品进出口公司等企业。作为集团母体的大连纺织厂已有七十多年历史，但集团总部未设在此，记者被告知，要见董事长，必须到市区一座写字楼内。遗憾的是赶到这里，也没有见到董事长王宝林，我们只好拨通了他的手机。

电话采访大连纺织集团董事长王宝林。

王宝林：企业下一步是破产问题，我本人不太好谈。这里面有政府行为。

电话中王董事长流露出他的难处。

王宝林：你要是前三个月来，我还能跟你谈。

记者：现在为什么不能谈呢？

王宝林：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未定的课题。

记者：我们在这等你吧？

王宝林：实在愿意等就等一会儿。

记者左等右等,王董事长始终未露面。看来,他也有其苦衷。根据在场的副总经理高维荣的介绍,王宝林所说的“破产”不是空穴来风。随着全国纺织行业普遍不景气,大纺集团目前亏损严重,由于前几年曾贷款4亿多元进行技术改造,现在每年有五千多万元的利息黑洞在无情地吞噬着来之不易的利润。不要说实现两年前的战略目标,就是打发眼下的日子,也不是容易的事,目前企业寻找的出路是“减人压锭”。

大连纺织集团副总经理高维荣:去年就开始减人了。

记者:减了多少?

高维荣:大纺这一块去年减了一千多人,还要减,原来计划减两千多人。

记者:在减人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阻力和困难?

高维荣:减人阻力困难肯定有。

生产能力过剩的大连纺织厂还将要把7.8万纱锭减到3.8万锭。过去,为了生存,贷款也要上项目,而今天,同样为了生存,却要下狠心裁人拆机器,大连纺织厂就这样困倒在市场之手为它设置的怪圈里!

告别大连纺织集团不久,我们又获知,同在纺织行业的金舟集团的境况与它基本相似。

热情的希望碰到了冰冷的现实,这迫使着大连市政府迅速调整思路。

大连市市长薄熙来:组建集团当时是一个开始,在两年前,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的题目,我们也是本着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这种想法,同意组建十大集团。但现在看来,纺织行业,就全国来说,受大气候的影响,是遇到很大困难,组建两个集团,现在看来,没什么必要,把它们两个集团合起来,也是可以的……

也许,即将对纺织集团的全面收缩表现出了大连市政府的一种务实精神。但从集团战略出台的那一天起,壮大集团才是真正的追求。在生产大型制冷设备的冰山集团,我们见到了一个扩张欲望强烈的董事长。这就是固定资产为40亿元的大集团一号人物的办公室(墙皮脱落画面)。

大连冰山集团董事长张和:外国人也说,你这办公室也太俭朴了,意思叫我把它很好地再整理整理。

一个很有实力的集团,偏偏装修不了一把手的办公室,修不起一个像样的总部大楼,如果不是故作姿态,那么又是什么呢?

张和:我内心想法,是想改造一个好的办公楼,我的办公室舒服一点,给国外来人看得好一点。但后来一到实施了,那边某一个合资厂技术改造,哇一下,三千万,

等钱用,好,这个项目暂停。

原来是合资项目耽误了总部办公楼的建设。这几年,为了企业的发展,张和当上了合资大王——一下子办起 18 个中外合资企业。从他上任的 1984 年起,国家给冰山的贷款总共不到一个亿。而他自己运作来的资金却高达 14 亿元,这里面因为合资带来的资金占了接近一半,而且合资对方均为来自日本、德国和美国的著名厂商,怪不得张和身居陋室,却甜在心头。

实际上,冰山集团也有一座像样的大厦,在里面办公的除了销售人员,还有张和最得意的部门——资产部。

张和:三年前就成立一个资产部,为什么要成立资产部,与原来计划经济不一样,原来计划经济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部门,我们成立了一个资产部,而且我们领导层七人当中有三人搞资本运作。

跟许多国有企业厂长一样,张和曾经为资金短缺苦恼,但比别人高出一筹的是,他找到了资本运作这条有效捷径。

张和:生产经营这一块是副职来干,我主要是搞资本运作和大的企业资本金投入产出,主要搞这个东西。

在资本运作的大旗下,张和除办合资企业外,还兼并了一批中小企业,并通过主体企业——大连冷冻机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 A 股的上市,使资本蛋糕越做越大。张和最得意的是不再去求银行了。

张和:根本不存在,就没有上银行贷款。

记者:现在负债率是多少呢?

张和:现在资产负债率是不到 50%,是四十九点几(%)。

记者:在十个集团中,你的负债率处于一个什么位置?

张和:恐怕在大连市的十个集团当中我的资产负债是最低的。

在张和今天的日程表上,安排的是同日本客商会晤,因为集团所属大连冷冻机股份有限公司的 B 股即将面向海外上市,这标志着冰山集团新一轮扩张已经启动了。

张和:现在我们可以这样说,跨所有制问题这个我们已经办了,我们冰山集团就是由多种所有制所组成,我们什么所有制都有,跨行业这一步也迈出去了,下一步是跨地区,再下一步是跨国,跨国我觉得也会很快实现。因为我们冰山集团正在发行 B 股,世界已经有两个大公司要收购我们 B 股。

资本扩张,不仅挂在张和的嘴上,也已经流进他的血液中了,1997 年冰山



薄熙来：还有一种，当时就知道，会遇到很大困难，像纺织行业。

集团的销售额已逼近 30 亿元人民币，离 2000 年还有三年，他有足够的信心完成市政府下达的战略任务。

最近我们得知，大连市政府正在对冰山等几个实力强劲的企业，组织专家学者制订向东北地区扩张的战略。但同样在市政府的支持和希望中，与冰山崛起相反的是，纺织业的两大集团却在市场风云中沉沦，显然，“大集团”这顶帽子不是谁都可以轻易戴上的，事实让政府和企业再一次感到，在国企改革这篇文章中，大连的“大”字，确实太难写！

薄熙来：当时我们就很清楚，有三种情况，上中下，有些一看就清楚，很有发展前景，有核心层，有主导产品，有市场前景，领导也是呱呱叫；还有一种属于一般状况，那得走着看；还有一种，当时就知道，会遇到很大困难，像纺织行业。

看来，大连市政府的决策者从一开始就清醒地认识到集团发展的艰巨和不平衡性。如果说冰山集团和纺织集团代表着集团发展的两极，那么被薄市长称为“走着看”的集团，现在又面临哪些问题呢？我们想起了大连机床集团。两年前，为了组建大连机床集团，原本相互独立的大连机床厂、大连第二机床厂在市政府的指导下进行合并。合并，在第二机床厂激起了强烈反应。

职工甲：咱不太甘心俯首别人手下，工人都愿要这口气。

职工乙：就我个人意见，我不同意。

职工丙：从领导下来开会通知也好，都是说，咱们在一起是组成集团。

职工甲：但事实情况谁都清楚，我们是被人吃掉了。

经济半小时 98.4

职工乙:我们二机床只要有一个好领导,外国床子出得多,可以保证饭碗。

在职工的争议声中,两个机床厂还是合并了,这也似乎说明:一开始,大连机床集团就不会一帆风顺。两年后的冬天,记者首先走进了大连机床厂的车间。

记者:企业的目前状况你满意不满意?

老工人:这个企业哪能令人满意呀!我开不到饱满什么意?

记者:几个月没有开出饷了?

工人:俺是一个月,干部是三个月不开饷了。

老工人:你说是不是领导责任?我们职工加班加点到夜里两点,一周两周地干,反过来讲我们还不开支?反过来我们怎么讲?

来到第二机床厂,墙上的(有关工资、医疗保险)通知也已告诉了一切。

记者:你在这干多少年了?

大连第二机床厂老工人:我干了三十多年了。

记者:你赞成不赞成搞集团组建?

老工人:现在怎么说呢,不是不赞成,我们希望它好,可是咱现在来讲有些困难。

工人:组建(集团)有必要,最起码把工人福利待遇饷钱和奖金兑现。

也许是记者来得不巧,大连机床集团正在为最现实的工资问题发愁。我们了解到由于市场原因机床集团目前产品库存积压严重,有一亿多资金无法回笼。这是造成职工工资不能及时发放的主要原因。工人急,领导也急,集团董事长周魁原是6000多人的大连机床厂厂长,现在则领导一个资产15亿元、职工1万1千人的大企业。1996年大连机床集团在全国机床行业利税拿了三个第一,但与大连其他大集团相比,则是不上不下的位置。

记者:跟那些比较好的集团比,你是否有紧迫感和压力?

大连机床集团董事长周魁:对啊!目前国有大中型企业很大一块都在困境中,怎么样使我们机床集团加快发展,面临压力很大。首先很重要一块,从资本运营上来说,加大资产重组的力度。

当年组建集团,一个现实的原因就是原先的大连机床厂和第二机床厂存在着部分产品重复的浪费。因此资产重组是集团发展的首要任务。怎么重组?这天,董事会的讨论开始了。

大连机床集团董事会成员:一边干一边搬,那可能时间长一些,这样的好处可能生产能兼顾到,照样继续进行,一块一块动。

大连机床集团董事会成员：这次改造，我觉得我们的运行机制，包括我们的管理方法、管理手段必须同时跟上。

这次董事会作出了把第二机床厂西院进行搬迁换回资金的决定。

大连机床集团董事徐军：这是西院，这个大厂房是装配车间，这地方是黄金地段，正好靠道边，这道边是振工街，企业从资产盘活的角度，把这块土地盘活了，变成大的轻工市场、比在这做一个车间要好得多，要收益大。

实行搬迁，“拿土地换面包”只是重组的一个动作，按照机床集团的总体规划，第二机床厂将成为 6230 普通机床生产基地。大连机床厂成为数控机床、组合机床生产基地。然而周魁董事长知道，中国机床三分之二的市场已让国外拿走了，而这个号称国内最大的机床集团竟连工人的工资也不能及时发放。要想形成自己的竞争力，目前的重组还有很大的局限。

周魁：应该说中国组合机床的实力在大连，怎么能够把大连地区组合机床研究所和机床制造厂联合起来，形成拳头，参与国内竞争，和国外厂商抗衡，应该说基础条件非常好。

周魁看中的大连组合机床研究所，隶属于机械工业部，它拥有一支 600 多人实力雄厚的科研队伍，仅教授级工程师就有 200 多名。这家研究所也有自己的工厂车间，每天一千多台套进口与国产设备生产着与大连机床厂一样的产品——组合机床，效益相当不错。

大连组合机床研究所所长段长恩：我们和大连机床厂历史上渊源很深，文化革命之前，(19)65~66 年的时候，我们所长兼大连机床厂厂长，是部里直属的两个单位。“文革”以后他们放下了。

原来，这两个单位还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弟兄，仅仅是一方脱离了门庭，两家就“机器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了。而现在大连机床集团频送秋波，研究所这边怎么反应呢？

段所长：“十五”大召开以后，应该说有一些障碍是取消了，打破部门所属所有制，这些界限都不成为障碍了。

在段所长看来，目前的机床集团差强人意，如果研究所匆忙进入，弄不好会连累自己。

段长恩：作为大连机床集团，应该有一定实力，但这两年运作不敢妄加评论，但是是从外边看，困难有体制上问题，也有领导上问题，也有历史上问题。

一方要提高自己的实力，想合；另一方嫌人家实力不够强，不愿合。在时

机没有成熟前,段长恩希望双方在开拓市场开发产品上先搞合作。

段长恩:我们和机床厂合作,先走这一步,这一步做好了,你也强了,我也强了,到时水到渠成,不合也合了。

大连机床集团和组合机床研究所的合并,不知还要等多久?但是从周魁董事长和段长恩所长的思想对话中,我们发现了大连集团发展中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如何迅速打破中央和地方条块分割的僵局,冲破局部利益的桎梏,在更大的范围内挥洒资产重组的大手笔,组建真正资本意义上的大集团。事实上,大连市政府已经提出了新的口号,这新的口号究竟是什么呢?

大连市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王乃波:第一阶段我们做的工作,这两年主要是市属国有工业企业组建集团问题,不管这个企业你是中直省直,也不管是国外的也好,其它地区也好,只要在大连,我们就全力以赴扶持它。

在市委长期从事研究工作的王乃波,调入市经委分管集团组建,时间不到两年。“不求所有,但求所在”新思路的形成,他是参与者之一。

王乃波:大连目前有好的发展势头,一是船舶集团,过去是大连造船厂,一分为八,那么现在下一步重新合并,组建一个实际意义的集团。

拥有百年历史的大连造船厂,座落在美丽如画的大连湾边,五十年代,中国第一艘万吨轮从这里下海,七十年代,中国第一艘出口船从这里驶出。1991年从大连造船厂分出大连造船新厂,它们同时隶属于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1996年两厂造船吨位突破50万吨,使大连成为中国第二大船舶工业生产基地。然而,两大造船厂过早的分开,却使得单个企业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船舶市场,显出力单体薄。与之相反的是,世界造船大国前两位的日本、韩国却正在走联盟垄断道路,并实施对华“登陆”。严酷的现实,在呼唤着大连船舶业也要把自己打造成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

实际上,为了推动大连造船工业发展,1984年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就在这里成立了大连船舶工业公司,但这个公司既没有对造船厂的人事任免权,更没有与船厂建立资产纽带关系,仅起到一个组织协调、生产参谋作用。

1997年年底,为建立一个真正实现资本营运的现代船舶集团,大连船舶集团筹备组应运而生。

大连船舶集团筹备组成员:两个大体方案,一个方案是老厂与新厂结合上市,第二个方案是考虑我们大连地区除新厂以外的几个企业……

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总会计师王德宾在会场的露面,显示着这次会议的